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胡雪巖外傳 第十二回 發寒熱香官逝世 驚炎涼左爵賚書

卻說香官連人帶馬滾下墳堆子去，早嚇得一身冷汗。那馬只顧自己爬起來，跳了幾步，見地下有草，早埋倒頭在那裡吃草去了。自己卻把腰子跌酸痛，打地下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墳頭上的涼食瓶子掉在地下，卻正墊在腰裡，所以痛的，不禁打了一個寒噤。正待掙扎著坐起來，瞥聞馬鈴聲響，有兩個馬飛也從堤上溜轉過來。香官恐是追來的人，忙躲在墳裡，等他過去。直聽得鈴聲退了，看看天色已晚了下來，便支撐上馬，加一鞭急奔入城。

到府見那兩個馬拴在門口，便有些膽怯，不敢進去。剛下馬遲疑間，只見自己的兩個小廝出來接見道：「哎嚇，爺，好找嚇！我只道爺跑到那裡去了，急的了不得！爺往哪裡來的？」

香官至此，才知道那兩個追馬就是他兩個，才把心放下了，投鞭徑入府來。一班管家都站班伺候，香官也不理會。回至帶青山館來，睡下牀去，不由的腰裡酸疼，叫聲哎喲。丫頭們問時，才知道是掉下馬來過了。

一時喧傳出去，早驚了幾位姨太太，想雪岩不在家裡，倘或有些長短，干係不下，便都前來問安。如蘇、蘭、大揚州、周、郭、閩七位，都先後到來問好。香官只推說起不得牀，謝了罪不見。落後四房裡剩下著管屋的胡嫂到來。才趁空兒纏綿了一會，不料這夜便發起寒熱來了，見神弄鬼的整整鬧了一夜。

次日便越加沉重，竟真個起不來牀了。至下午雪岩等一大批人回來，也不能出去迎接。

至晚，雪岩才知道香官病了，便著人先來看視。見說真個病重，於是大家都發急了，連老太太都一起前來看病。見香官只是熱的發昏過去，滿口子說的囈語。老太太因埋怨雪岩，說不該昨兒嚇他太甚。一面延醫，一面添派丫頭伏侍不提。

誰料這香官自此一病，竟病的長久，至二月初旬尚未復原。

卻值小考到了，香官聽人都說要考去，便自己也要進場與試。

雪岩禁他不住。見病體也七八分好了，只得依從了他。卻好那當舖裡的小郎二姑爺自定親之後，也早棄商而儒，此番也去應試。兩人在場內遇見了，甚為投契。至五月間道考過了，揭曉出來，香官竟與那小郎同登泮案。雪岩等一家都喜之不已。卻好香官這年剛正二十歲，便替他做生日，帶便開賀，仍傳了金小翠的班子，演了三天戲劇。

過後不道香官因勞瘁過度，舊病復發，竟一日沉重似一日起來。雪岩等自是擔憂。正為香官擔憂間，猛不防一道訃聞到來，說是二姑爺作故了。其時雪岩正在院裡，因高興，和螺螄及大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位小姐同席用晚膳。接到這道訃文，雪岩不由的把碗筷一放，喟然長歎道：「不料這孩子竟不長壽！」

二小姐在旁，看見訃文，心裡痛了一下，想起當初定親的時候，已是自歎不辰，今日才進了個學，便又身故了去，卻教自己做了望門孀婦，不由的心裡一酸，咽聲大哭起來。大家也只有惋惜，沒得別的勸解。哪裡知道這位二小姐過子傷感，竟就此得了個怔忡的病症，嗣後便舞手蹈足，不知禮節起來。雪岩見他真個瘋了，也就沒法處治，只抱怨自己罷了。

過了幾日，丫頭們報說香官的寒熱越發重了。醫生已自回復。雪岩便分外著急，到處趕接名醫診視。終究藥石無靈，不上數日，可憐把一個粉團兒似的郎官，竟淹淹的下了世了。報入上房裡去，便滿屋子造了反似的，自老太太起，以及各姨諸姐，一齊奔到，放聲大哭。那香官卻早已溘然長逝，無聲無臭的了。於是即便趕辦衣衾棺槨，次日落材，三朝理讖，七七超度。因他是長子，吩咐合府裡都掛輕孝。停上一年，才出了材，給他安葬落穴不提。

一日，卻好假山司務郭連元，從左宮保大營裡奉差到來公幹，順便寄封信與雪岩。雪岩當即厚視連元，命賬房裡排席請他。自己袖書進來，到夢香樓上，就燈下拆開。螺螄在旁，見他看畢，便把封信攔在一邊，發聲長歎，螺螄因問是什麼事。

雪岩道：「宮保也算知我了。他說是盛極必衰，是古今必然之理。咱們家裡眼下也算盛極的了。但朝中和我不合的人多，深恐一旦有甚疏失，勢必不了。教我趁此把（給）三個兄弟將產分析了，並置備些恒產，為日後地步。我雖也有意思，只是教我一下子那裡好和兄弟們講的分析兩字？」螺螄道：「這也是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的天下定理。即如當初老爺在寧波的時候，二老爺卻在蘇州候補，三老爺和四老爺又各自一處，何嘗本來是合在一處的？如今雖合在一處，日久終免不得樹大枝多的分出去住。況這屋子又不見甚大，至子日後分枝，不如現在便分定了的乾淨。」

雪岩因道：「這宅子果然太小，如今已是挨擠得滿滿的了，明兒幾個孩子成了親，也就住不下來。所以我打算下半年便把大女和三女四女都嫁了出去，也可寬空些出來。便是那園裡鎖春院旁面，望仙橋直街的那所剃頭舖子和酒棧的屋子，不肯賣與我的可惡。」螺螄道：「那個我曾聽說，那兩所屋子是有錢的主子該的，斷不肯賣，倒也不必講了。只是我想起來，咱們府裡的用度，如今竟太大的收不小了，什麼前兒除夕，各房送壓歲錢，竟都向賬房支了元寶來送。總共十幾房，竟領去了五十餘只元寶。再那賞給丫頭們的賞封，也竟拿了金鏤兒，十錠五錠的，也不問個價值的賞給。照此，那裡還攪的下去？雖咱們府裡不愁的沒錢，到底也抵擋不住。像年底結下賬來，慶餘堂折了七萬，阜康折了十一萬，再加京城、上海、鎮江、寧波、福州、湖南，湖北等處銀號，也虧了不止數十萬兩。不是我講，若竟托信了人，如范姑老爺那樣攪去，恐三五年下來，也就招架不住了。」雪岩便點首無話。這夜沒興睡了。

次早起來，梳洗畢，便下樓來，挨班到正院請安過了。雪岩走出外廳坐下，叫管家請謝芙明到來，因問各處銀號報冊，是怎麼樣虧折了的。芙明也回不出所以然。及查到清冊，都是因開銷過大的緣故。卻惟上海和寧波兩處虧耗最大，因當時不則一聲。待芙明退去，立即著人去把范毓峰和魏實甫、程馬藿三人請來。不一時三人俱到。雪岩因叫三人計議個整頓那兩處銀號去的長策。三人先都緘默不語。到底范毓峰是雪岩的外甥，容講得一句話，因便保舉魏實甫、程馬藿前去查核整頓。雪岩見保舉得尚是不謬，因便點首，就此重托了程、魏兩人。實甫、程馬藿自是興頭，略推了一句，也就分別到上海、寧波去了。

不多幾天，就有戶部尚書閻敬銘奏請拿辦的折子。幸而護理江督曾制台是與左爵最要好的朋友，極力保全，得蒙浙江巡撫劉中丞一氣相生，同上一封免拿的折子。看來還多是左爵的力量呢。唉，勿可話保全商家，老成人到底有些識見了。正是：